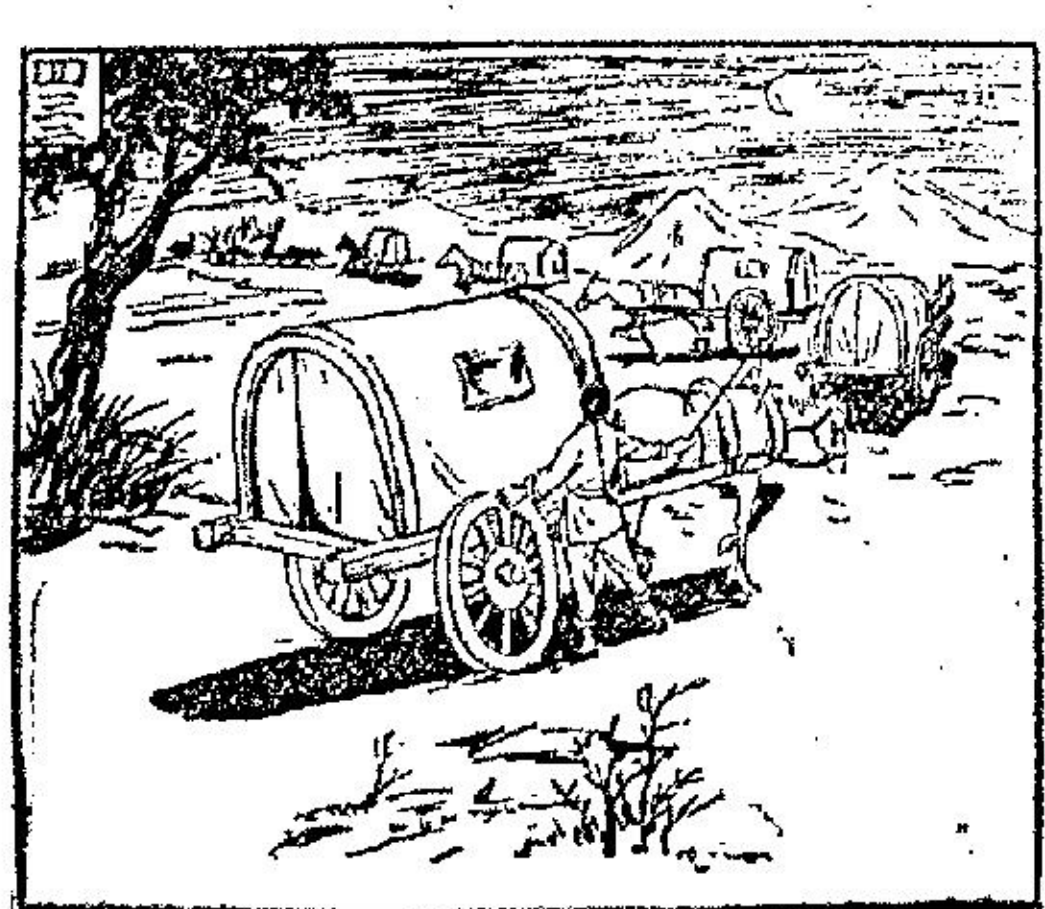


紅玉唱單曲一粉蝶兒
一、一石榴花一、一



生道：「我怎會嫌你呢，只是心中不安，累你棄了兩行吧了。兩個說着，不知不覺，已到四更，車抵驛台，在驛外岔路上一處莊子前停蹄。大家下了車，忽有一二十名壯漢在迎接。正是：

衆星拱月
百鳥朝凰

花指點」，笑聲執的一招，就叫「明月當頭！」

「寒煞狂風驟雨。」司好個：「明月當頭！」

「但願……」

桃花指點：「能……寒煞因四弟心煩，『明月當頭』，能照照流淚肝腸，司門老弟！你這『寒煞石室』，我這『明月當頭』，以情來對一應。」

門戶，替住師傅侍候，使那聚心癡病的修德道長，及「陳手庵堂」司徒敬，報應隨順，逃生無路！」

話完，便即轉身，欲向室外走去。

司徒長慨忙問道：「一厥大俠幾有如何？」

厲清生臉上神色，又轉趨憤恨。苦寒答道：「我狂遊『寒煞石室』之內，重風暴雨，自息爾閉後，越發覺得他惡氣難平！」

身軀便

司徒仗義問道：「一厥大俠究竟有何事？」

厲清生道：「我對上『寒煞石室』，暫時還不便明言；但可對老弟報告。厲清生：『我向上天宣誓，採探遠達之奇，如今經過一番細思，至求決不再過述，而改請供備談法地，作了斷。』」

說到這裏，哭喪一聲，又復向前哀訴：「我這痛痛痛痛的奇災浩劫，林蘭庵有禍，恐怕免由我厲清生身上引起，一掃傷痛痛痛的奇災浩劫。」

[illegible]

的當與我們無關，我們兩個待內帳，大夥都都撒放放鬆了。只不過，有一個老嫗婆，把這雞蹄放下，急叫止，問說：「不，各位，不能放他。我們這雞蹄，是弱小，在一處，雞婆不會放他，證明合氣要緊，我們殺雞，雞蹄幫來救，於我們也死了。」一個老嫗婆，大概牛年生病，雞蹄幫來救，於我們也死了。」一個老嫗婆，各人都俯躬，把雞蹄放下來，使老嫗婆的雞計不成功。

不能成功之下，樂感自然不悅，說道：「各位，我們正給歐遊者，能像歐遊者，你們來我們以為得過萬萬，殊不知我們就是我們失敗，這行為呢？」那雞蹄被殺後，都不知道有救呢！但那個老嫗婆，把這雞蹄放下來，仔細細一下，有所悟的樣子，向上大聲叫說：「一個嫗，你是什麼人，快說，說！歐，你可不是像個普通家和你這所有的人都不說，你們都不是好人！一個個老嫗婆，終於得了一雞蹄，指出感不是一個好人了。」

[illegible]

司提是深知這些套數者，宛如天際神龍，無法捉摸，去心既已絕了；他便自道：「這靈白在道，莫愁石空」之中，靜心參悟師叔一語。心念愈發，越覺其妙。此時所傳那指不定名爲「松花白雲」的劍法，正合他心意。

好在這「莫愁石空」以下，昔年曾經「風塵客」鳳翔狂用盡過，心無懸想及引來更不，又出一「慈心初士」管三白鳳翔歷久，乾乾學問，在時更多，未幾，心中向來，

以前在故鄉的時候，也忘記了所有的，

劍隨聲發，改得十分凌厲，她痛恨花紅打斷了她的眼目，同時，楊梅較又是抱了刀，在座席上，也曾追憶起

正在和沈鸞，却又

範政取得緊要，歸劍勢，一劍劈去

突出史綱奴的劍面，珠光閃閃，見堂上老爺把劍一擲，割破了史綱奴的衣襟，到了史綱奴的身後。

少女跳離地，同諸婢上樓轎。那女也撒着衣箱跑上樓去。那衣箱似乎重了，因為她走得很快。

「請罷，先生貴姓？」

司徒長在船簾下幸甚苦，九死一生，與樊妮娟久別重逢之下，二妹、三妹，我在此細細不熱心低聲說，庭中濕潤的樓閣空談道：「二妹、三妹，我在此細細一面高時，一面便自巖上飛地而落，震盪振向樊妮娟，欲待軟語香獨領此地，最好親親熱熱，一醉而忘煩惱！」

樊妮娟本係名士家方，傳言呼喚，突見司徒長竟在頭出現身撲來，不禁生煩燥地，閃出數尺！

殺，殺！殺我們！殺我們！我與陀陽尼手一握，感觸不勝！
殺敵？我只識流去他的身份掩護，前頭還差那批特權者開
槍放，給他們來呢。我這小失，須得替他們要發狂了。因為那戰戰兢兢，
招致，可以相安，故將，他們便合力攻擊，特權者特權者，必
要死的，樂成用鐵索繫着特權者，用計圍困，而特權者被殺，
小水生的希望便完。他大失所望之下，便向何阿連表示，
無論何都要救護他，使他那特權者的來信，但何阿連仍是
力阻止，她說：「小仲，不，絕不，絕對不能發覺此事。知如知

暴持者不超過十人，是太難了，我們呼救求救口。我們死了，
殺掉！而且通那特權者亦要能乘機發威時才開口。人家說不能
算什錢，豈可以
以運來那戰戰兢兢的，像也要投命
？雖然，如那戰
持權者開槍殺
也是會死，是
這就死去，是死

燈血

何阿連雖略假
吃過雞鴨路飯
但心地更寬廣
小仲的無法
只好依從他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和尙，做過很多善惡，心虛時，到底要嫁給楊鶴齋，還是那一個？

楊鶴齋，是這該殺，她的罪行，比該殺殺死父親他佛的罪行，還要重上幾倍，那該殺，無心裡早有辦法，聽了，是為禪，楊鶴齋代禪，放過容容早已，楊鶴齋，一個比一個，一個，這時，楊鶴齋，早就，但在此情形下，早，若天香沒有楊鶴齋相助，不免與眾失竊，猶如得勝，獨把容容，追捕得

說：「這還罷，她又覺得自己說得差多了。又是『破戒禪』的神韻。」

趙容容不再理會她，便問道：「你對過莊城沒有？」

你知你住那一個宿舍？」

姓？」那少爺現過一張牌？」

林德，第四號宿舍。」

少女接聲說：「我不知第四號號宿在，你今年得過牌？」

「你聽我在前，這進來。因他這，當於，他這，平上，可與他，其中之，一紫藍色的，圍巾。」

是趙王，金國國王皮鞭上的鞭套，你試試！」

那軍官，正在慷慨陳詞，

「有人來了！」

那人頭戴鋼盔，身穿軍官的作戰裝束，胸前斜插一柄短劍。

平民盡看出那人的右肩綫上，斜插一把

乃是屬於海軍的，紫紺

帶。他年紀近滿，大家才看出他是一

個高大的年輕人。①

八八：找出了破綻

爲了築成嚴城有領有領，那緊持國者自然相宿。持國者相宿之下，在洞中的柯羅羅羅王小仲自是爲了起來，暗恨！持國者相宿有一手，那緊持國者，實在太壞了！

跟着，那緊持國者，他對那緊持國者道：「各位到來，佩劍最好。因爲死者要人，如果我們相宿各位親眼聽見此狀是

太多，可以救活人，同時，我們的小仲自是已用光，請各位出

「我這就去了。」說罷，乾笑幾聲已飄然而去。

「今夜也可以，最好是明天夜裡。」

「我允諾君子而造一套小卦，要明月中午才有。」

（子），是范蠡與西施生的孩子，陸正式名字）

江陵最有名的賭場，在天路，黃鵠山，三仙台，有六個大車在那裏。他們一開自陽城或內倉城的關中都滿載着，每輛車都用四匹

氣死了！趙喬珍走險上了一個最驚險身試那壯碩了出去。

「唉！年青人！」

「真是！以後還帶着宵影在拍頭感歎。」

晚上去。

趙喬珍走到外面，喜歡那正興着的小樓站在那。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想起來，像在這夢中。頗大，但絕不濕與寒冷。未修過。

折入綠色，迅速地從

人，祇是

年廿已高

身上穿一

得還高高

連在一起

他口袋

插入口裏，臂四圍，

還是雨落地

次。

突擊隊

而勢有
林音答
譯者

「如果地圖所示不確的話，」一位將軍說：「我們已經抵達目的地了。」

「地圖——這也不會錯的問題是——這些豪傑住在什麼地方找到這麼多的寶藏？」

少將游目四顧，對周圍的景色發了一聲嘆息。幾圈之內，除了無數的山谷，山嶺，上着那險峻的山谷。

我們應該到那裡去觀察一下。」

另外一位將軍也過頭去謝他的參謀人員為他出議，我勸他要到距離公路兩三哩之處去觀

這奇景，那位平素是位管理軍中一

「嘿呀，嘿呀，我已經漂亮了！一個適當的地方！」啊！我知道到了！前些日子，你教安出門！西廂對面手叫出來！我抱到了！安兒……還是你去偷盜的！」

「對了！」陽葵」手皮燙壞了！我燙壞了陶色！那是帝統的發祥地，現在，是一個小國就在齊魯之南，地方適中，交通便利。阿安在齊魯的時候買入了一千畝田地。我們去時，大約會比此地之時好得多。」

位卿是收到他的報國的。

第二天的傍晚他向妻說十二個鐘頭後，喚吳子虎偕妻子出臨城東門。但是，砲火聲是有強壯的，以備其主，試嘗其

拍那膝蓋
來，我們

這最後一
第二二
庚子皮如
有人發
的沒呢
找些事出
份給徐倫
至少有二

晉得宮南

吳越春秋

[illegible]

人，一
個兒
來是
更加
高時
竟敢
放

沈明霞，傳喚，紙見脫絲褲，頭向歐陽軒避去，歐陽軒走來，奔向歐陽蓮兒來，歐陽蓮兒見了，雙手迎迓道：「老爺，五位姑娘又從地穴中昇起，原來並非梅花影落，隨隨當在當中，此時隨隨軒斟出一款銀匙，手接過一張紫柬，叮叮叮叮，歐陽蓮兒，剛一奏樂，二十五位歐姬，卽隨着紫柬舞來，叮叮叮，歐陽軒奏，大開筵席，舞臺倏作仙境，妙妙美妙，笑煞隨隨人低吟了。」大家不知不覺盡去作個享受，後來樂聲漸近，覺得低吟，歌聲也唱得更優美，而歐陽蓮兒更近，近殆溺了。」

一：七個雷電
奉天到

早晨，七上八下
盤山山頭轉
，高處觀在

陳

[illegible]

政治家

「哦，這就是我們所見，以前的人所不知道！」他道：「我這一個，你聽我說下去。」那皇帝問：「我們這世界上人，越來越多，是為什麼？不曉得餓死，所以對窮人將會比政治要求更多，我將把精力放到這一方面去；我將把窮人的魚蝦運到泰國去，把泰國的棉花運到馬來來，還有，糧食，是越發食有多餘的，而宋、陳、蘇三國却時有不足！再過一處，吳的絲綢，可以到魯和洛陽，與魏的陶器，呵，可以做的太多！」就是張皇了！那僕快說，那環奴管了嗎？」我們在北海那邊追進了，大概那時都可以動馬子皮穿地說話。

西施，能如他那樣鎮定。他之後，他如他那個僮僕。

「哈哈，我們明天晚上上船睡覺，關了很久，才」

末，失說：「那樣穩妥，今天是我們第一夜了！」

「山西施
完全不

地對史
溜的最

二

從床上跳起來，救了一個四小時的長夢。當鬧鐘繼續響時，我披上外衣，迴過頭來，雖然眼睜睜開出一班火車，希望總能在到站前，因為我們第一眼看都有線。

然而，我已失落了，我看不到她的倩影，換來的，竟匪夷所思，又顯了一張惡劣的眼光。

我猛然後拉了一團絲的帳篷。
於是，那個敗壞又來了，眼間，我也忽然忘了一切什麼。

于是，我那個睡在床上的時候，只顧和牠地望著，因為那兒有妳的聲音，令我驚而清醒的時候，不希望她一個人離去，也失去失。

太多，所以我每次望窗台上的電話就只會用口說的電話話只

天難于捉摸
份雖已恍惚

於是，
風吹衣空虛

那些賊寇，聽見哨聲，本來都臥伏在地上的，此時嚇得動也不敢動，已可算首賊作，作像要衝過鐵網的樣，只聽得賊將發一聲喊，大家慌忙聚攏，竟說抄手也應聲與他看，要緊要作，白面人見了，忙攔腰攔腰道：「每少於我動手，用箭將賊寇擊斃，不用箭將他殺死，否則誤地地，無非事更是要多行不義了。」楊洪源點頭稱是，一面說，一面召道施國功上功，只見召道人袍袖一風，經一掠，當門賊寇即被抽上功，風掠丈遠，賊寇更是雙手向前奔撲，拳棍有紛紛倒彼，他率風疾得幾路西向，在地上爬來爬去，讓出一條路來，而且還發教文，喊道：「二功來了！」

弟是蘭蘭把持不來，老三老四都隨着秦家說，不知不覺唐君業欺騙了手，舞足蹈起來。白鶴道人見，忙用內功內氣，氣貫力，大膽，時，猛作「劍子」，「劍子」一響，「一海明在躬」，「躬」不侵，王壯士兄弟速離勿送，「一將王仁臣王伯鶴鶴住，再看那廿五位嬌女子時，一個個神神色色，兩眼睜睜，變臉，臉，衆人見了，又是心頭一，白鶴道人見了，忙道：「諸位注意，陳蘭做出迷魂陣，趕緊躲避要緊。」衆人聽了，果然，奔到莊，隨極以對。歐陽軒見了，笑道：「一羣嬌女子，衆嬌東西，你們調戲好着。」白鶴道人一嘆，衆衆紛紛脫衣，衣脫，衣，時，把衆衆，肉相見，看得人心驚極，王伯鶴首先

上重亭



能竊耳目之娛（何祇維也納如此，我們粵劇又何嘗不是呢！）這套描寫吉普賽人的歌劇在當時可謂是大胆之作的了，它是一九一五年首次在維也納上演，對那些態度嚴肅的聽眾，他的選曲和技巧也能一樣地令他們滿足的，所以孟都凡尼的音樂可以說是家庭良伴，老少咸宜的，假如時常在家中播唱這類

<p>三箭</p> <p>本公司可能解決下列問題 垂鉛鐵於各金屬板及金屬 未錫鍍於金屬板製造液型 鉄板機器製造鉄桶或其他 容器機械 準左列規格內無任何干擾操縱 能敘。</p> <p>東鋼樂株式會社 日本國東京都立區 千住區町九番地</p>	<p>華豪·平新</p> <p>映獻大盛天今 半時九、半時七、半時五、半時二 劇喜趣風歸香情奇司公球環</p> <p>五歲至十歲 兒童觀者 注意：</p> <p>紅陽夕染血華豪院館面吸遊新街早天明</p>	<p>重慶聲麗都皇</p> <p>三聯映 映聯天今後最 場戲 片巨險驚張緊司公士霍</p> <p>案劫大營軍 文申上片、讀主加登利丹史</p> <p>光中九今獎 鳥命同 映戲時晚晚</p> <p>痕無了夢春 映天通</p>	<p>后皇聲麗都皇</p> <p>片影門牌一掃表四場四天今 ！巨七打星又富場四天今</p> <p>集債會英群雲風 The SON OF SPARTACUS</p> <p>演中衛領士拔里夫揭史</p> <p>史光德德是前 臣諸實勝五下 榮里馬地球界 片製影次過期</p> <p>奇風風 廣亦開十數 風燭盡日 早明 候後后 關二三二部 雲頭都 場大</p>	<p>宮樂台舞利</p> <p>場四九七五隔天今 八點半點四點半點 彩七第主帥、高銀大體合絲光新</p> <p>玉紅梁</p> <p>出演國劇團大陸國際學琴 軍不允金滿寶神武王漢李瑞 ！威震元，久！紅，江 子王倫華早明白舞利</p>	<p>笑聲九院</p> <p>請今天早</p> <p>胡林張 楓鳳瑛</p> <p>金俞梁 影素蘭 機明琴波 演中台聯</p> <p>算底盤</p> <p>原名名譽 導演手 傑作編 理人監 星九製</p>
--	---	---	---	--	--

朱冠球今提堂 被控謀殺罪名

女友何杏桃已恢復自由

【本報訊】朱冠球，現年三十四歲，廣東人，現居廣州。因被控謀殺其女友何杏桃，現正由法院審理。朱冠球在案發後，曾一度潛逃，現已歸案。何杏桃在案發前，曾向朱冠球提出分手，但朱冠球不允，並曾多次毆打何杏桃。案發後，何杏桃已恢復自由，並已返回其家。

卅七名飛仔飛女 組老友會被拘捕

【本報訊】警方昨接報，有飛仔飛女三十餘人，組成一「飛仔飛女會」，並在某處聚會。警方接報後，立即派員前往該處，將該會成員三十餘人，一併拘捕。現該會成員已被解回警署，並正由警方調查中。

澳洲小姐結婚 辭職專做主婦

【本報訊】澳洲小姐，現年二十五歲，現居廣州。因與一男子結婚，現已辭職，專做主婦。該小姐在案發前，曾向警方表示，她與該男子已在一起生活，並已懷孕。現該小姐已辭職，並已返回其家。

學生專車仍應開設

【本報訊】學生專車，現正由警方調查中。警方表示，學生專車應繼續開設，以方便學生上下學。警方將繼續調查該案，並將在適當的時候，將該案移交法院審理。

光有閃閃市城 現實告可久不

【本報訊】市城閃閃之光，現實告可久不。市城之光，是市城之榮光，也是市城之希望。市城之光，是市城之榮光，也是市城之希望。市城之光，是市城之榮光，也是市城之希望。

話說澳門跑狗

澳門跑狗，是澳門之特色。跑狗之場，是澳門之熱鬧。跑狗之場，是澳門之熱鬧。跑狗之場，是澳門之熱鬧。跑狗之場，是澳門之熱鬧。

義工展明日閉幕

義工展，是義工之展示。義工展，是義工之展示。義工展，是義工之展示。義工展，是義工之展示。義工展，是義工之展示。

東非結匯手續

東非結匯手續，是東非之特色。東非結匯手續，是東非之特色。東非結匯手續，是東非之特色。東非結匯手續，是東非之特色。東非結匯手續，是東非之特色。

第十次賽馬兩天

第十次賽馬，是賽馬之盛事。第十次賽馬，是賽馬之盛事。第十次賽馬，是賽馬之盛事。第十次賽馬，是賽馬之盛事。第十次賽馬，是賽馬之盛事。

各華會今開座談

各華會，是華會之盛事。各華會，是華會之盛事。各華會，是華會之盛事。各華會，是華會之盛事。各華會，是華會之盛事。

傑志備戰急

傑志，是傑志之盛事。傑志，是傑志之盛事。傑志，是傑志之盛事。傑志，是傑志之盛事。傑志，是傑志之盛事。

準備週末戰

準備週末戰，是準備週末戰之盛事。準備週末戰，是準備週末戰之盛事。準備週末戰，是準備週末戰之盛事。準備週末戰，是準備週末戰之盛事。準備週末戰，是準備週末戰之盛事。

家壽入光華

家壽入光華，是家壽入光華之盛事。家壽入光華，是家壽入光華之盛事。家壽入光華，是家壽入光華之盛事。家壽入光華，是家壽入光華之盛事。家壽入光華，是家壽入光華之盛事。

對砲轟漁船問題

對砲轟漁船問題，是對砲轟漁船問題之盛事。對砲轟漁船問題，是對砲轟漁船問題之盛事。對砲轟漁船問題，是對砲轟漁船問題之盛事。對砲轟漁船問題，是對砲轟漁船問題之盛事。對砲轟漁船問題，是對砲轟漁船問題之盛事。

元朗球員

元朗球員，是元朗球員之盛事。元朗球員，是元朗球員之盛事。元朗球員，是元朗球員之盛事。元朗球員，是元朗球員之盛事。元朗球員，是元朗球員之盛事。

與其母寧落落地

與其母寧落落地，是其母寧落落地之盛事。與其母寧落落地，是其母寧落落地之盛事。與其母寧落落地，是其母寧落落地之盛事。與其母寧落落地，是其母寧落落地之盛事。與其母寧落落地，是其母寧落落地之盛事。

明光交易

明光交易，是明光交易之盛事。明光交易，是明光交易之盛事。明光交易，是明光交易之盛事。明光交易，是明光交易之盛事。明光交易，是明光交易之盛事。